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七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諫諍

古者百工庶士有獻藝傳言之典瞽史矇瞍有賦誦書箴之訓况乎處帥臣之重當注意之厚義均乎休戚任兼乎藩輔者邪繇漢以來本兵柄者或内侍交戰或外臨邦翰以至奉辭伐罪總衆啟行而能奮發忠悃乃心

王室援述利病箴諷遺闕秉間伏奏謇諤而無隱奉章論事剴切以盡規用能感悟時主彌綸政務救其失而反之正逆乎志而歸於道自非秉節純亮立誠明允篤股肱同體之義礪王臣匪躬之操亦疇能及是哉

漢樊噲從沛公入關至咸陽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高帝十一年黥布反時高帝嘗病

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合反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帝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趙充國為後將軍宣帝時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帝所為行不可帝意帝欲誅之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

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因是得免

辛慶忌為左將軍成帝時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帝意解然後得免

後漢史弼為北軍中候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

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
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
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
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於悖慢卒致周有播蕩之
禍漢有衰益之變切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
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
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
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

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絶恐遂滋蔓為害彌
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寮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
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
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
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
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
謹冐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
為癭陶王

陳龜為京兆尹桓帝時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埆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鞍

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繫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埜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

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古公亶父是爲太王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太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邠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則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

致灾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府單于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繇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寛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

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傅燮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繇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

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便張角梟柬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亦殛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

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斧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爕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爕言識音志記也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魏張遼為中堅將軍太祖將征栁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蜀趙雲為翊軍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吳張昭為軍師大帝每田獵常乗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

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埜較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帝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輙復犯車而帝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諍常笑而不荅

呂蒙為護軍大帝將欲北取徐州以廣其地蒙諫曰不可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二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今徐州將守惡足言也往必克之然地勢陸通四面受敵

今日得之明日還失舉全吳之衆未足守也不如取南郡西據荆州荆州則利盡長江此上流之勢於國之便十倍州也則重關西門國之固也帝甚然之興師遂擒關侯而平荆州

駱統為建忠郎將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户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封疆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嗣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緜民植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

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内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繇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虚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户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繇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温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

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不能自供生産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

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繇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頋陛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虚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

顧足以死而不朽矣大帝感統言深加意焉

陸遜為上大將軍右都護並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宜少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非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捨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

無怨非懷遠之宏規也大帝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輕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絶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

表臣聞治亂順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尅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帝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帝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發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

破操烏林敗備西陵襲其荆州斯二虜者當世雄傑皆
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
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
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
者匪懷細以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定陛下乘桴遠征
必致闚闟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虜時提則淵不
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
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

糴將來帝用納焉

陸抗為鎮軍大將軍後主建衡二年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強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内非西楚之強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

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戚死生契濶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於左時何定弄權閹宦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箴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嘆

息也春秋以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繇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忠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遷都護閒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

貫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頛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濵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慼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

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録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礪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獘抗又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茍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効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

黜陟以厲庶尹審刑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秉運席卷宇内而聽諸將徇名竆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少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眛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鑑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鳳凰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

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寇内懷百蠻上下

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
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資無用兵馬以妨要
務又黄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
簡閲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
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
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
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覧臣言則臣死且不朽
秋遂卒天紀四年晋軍伐吴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

所至輙克終如抗慮

晉王坦之孝武寧康二年為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為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為貴恭順無違則盛德日新親仗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為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竒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廣方須訓

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
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
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琊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
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
屬非至親自為疎疑昔肅祖殂落成康幼沖事無大小
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繇今僕射臣安中
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
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

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戒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未盡憂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不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

殷仲堪為荆州刺史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内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絶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隷益州將欲重復上流為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

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為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謬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捍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

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茍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令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為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

宋沈慶之為太子步兵校尉文帝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日已久矣請捨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

行無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帝曰王師再屈别有所繇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恃惟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汎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雒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帝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

婢陛下令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繇濟帝大笑

南齊劉善明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上表陳事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内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晋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炤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帝九服載宴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

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胄臨皇歷正位
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
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
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秉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
仰希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
夙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瞽言芻議伏
待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人神慶
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為京師浩大遠近所

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令蒙恩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宜詔百司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繼唐虞之美其九以為

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廉節應任以民政其十以為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為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揺動邊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帝答曰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款既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陽

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廣開賓館以接
荒民帝又答曰具卿忠讜之懐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
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
國學之美已勅公卿宣陽門令勅停寡德多闕思復有
聞
孔稚珪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以魏軍連歲南侵征役
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
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

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傻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禽獸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閲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策宏之以大度處之以螢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損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横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

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
凌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
靄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
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
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
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
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
入漠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没於後陣其餘奔

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户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鄙羣胡沸亂羌狄交横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宫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奔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強敵遂連城覆沒屢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堠且息陛下張天造歴駕日登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

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静五載於斯昔歲蟻壊瘻食樊漢今兹蝱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詔命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闗境全命此策若行則為百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

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䰟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柬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欵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懸

懃臣之言和亦憮潤伏願察兩塗之利害簡二事之多少聖炤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藩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

後魏樓毅孝文時為都督涼河二州鄯善鎮諸軍事鎮西將軍涼州刺史車駕南伐毅表諫曰伏承六軍雲動問罪荆揚弔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竊所未安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剏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多饑饉二三之際嗟怨易興天道悠長宜養時晦

顧抑赫斯以待後日詔曰時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卿所知邪

辛雄為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彧討荆州雄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陣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

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
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
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
多勝少跡其所繇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
愍征夫之勤瘁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動歷稔
不決三軍之卒宴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
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
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

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行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旣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輙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後周于翼爲大將軍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旣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興兵至雖不

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糜散雖謂護無制勝之策亦繇敵人之有備故也且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戍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非蕩定之計帝納之

隋梁士彥仕周為晉州刺史齊師來伐武帝救之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而諫曰今齊師既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

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

鄭榮為左候衛大將軍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鄰敵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

樊子蓋為兵部尚書將兵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

於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乗之主豈可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鋭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

來護兒為右翊衛大將軍煬帝於鴈門為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大業十

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户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為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雒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禀聖筭指日尅除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為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

唐執失思力為左領軍將軍貞觀五年十月太宗將逐

兔於後苑思力諫曰天授陛下為華夷父母何得自輕倘使萬一馬有顛躓將若之何太宗顧而異之又將逐鹿思力乃脫巾帶跪而固請太宗為之止焉

李大亮為涼州都督初頡利之敗也其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勤不至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大亮以為於事無用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於枝

桀擾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宇宙深根固本人逸本強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拓跋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益也然河西民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見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是

以周室愛人攘狄竟延七百齡秦王輕戰事胡四十載而絶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内虚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旣得之後勞費日甚虚内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覩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徳永為藩臣蓋行虚恵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俘之江淮以變其俗

乃置内地去京不逺雖則寛仁之義亦非乆安之計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首帥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匈奴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於是言事者甚衆竟分其部置三都督府

竇静為夏州都督時擒頡利處其部衆於河南静以為不便上封事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羣則聚麀不可以刑法繩不可以仁義敎衣食仰給不務耕

桑徒損有為之毗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益於化失之則無損於時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若因其敗亡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代為藩臣此實長轡遠御之道於時務在懷輯雖未從之太宗嘉其忠謇答以優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

尉遲敬德為鄜夏二州都督抗表乞骸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總是空虛遼東路遥恐有元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為左衛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

郭子儀為朔方等道節度時西蕃入寇詔子儀為關内

副元帥蕃軍退詔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代宗
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諫官屢論之元振懼又以
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雒陽以避蕃寇
代宗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
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
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
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
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

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還河雒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州鮮居東雒間者羯胡搆亂九服分離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

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掛虚名苟備征賦及驅以
就戰百無一堪亦有前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
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陜服斯蓋闗於委
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
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雒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
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宫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
廢曽無尺椽中間畿内不滿千戸井邑榛棘豺狼所嘷
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懷覃經

於相土人烟斷絶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繞數百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戰場陛下柰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略田野空虛恐稍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為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廬於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草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

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
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
史鰌之直薄征弛力郵隱追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
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盜賊自平中興之功旬
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
再造邦家維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崇孝
思臣雖隕絕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
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

韋臯為西川節度使順宗即位王叔文等專政臯上表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無疆亟先儲貳臣伏聞聖躬以山陵未畢哀毀踰禮因乖攝衛至今未安若更憂勞萬幾伏恐旬月之間未得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伏望權令親監庶政事無大小一切諮稟候聖躬痊愈即歸春宮如此必與

聖體速就康寧庶政免令擁滯臣位兼將相受恩最深今之所陳是臣職分特望陛下俯從人望克崇萬代之

業又上皇太子牋曰殿下體重離之明當儲貳之重所
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係於殿下皐位崇將
相志切公忠先聖察知早蒙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為
將以上荅眷私常思罄竭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
明攀感先皇志存孝理上追殷宗之德諒闇未嘗發言
軍國萬機委於臣佐所宜竭誠翊戴以致雍熙但託付
未得其人處理多虧公正令則羣小得志隳紊紀綱官
以勢遷政猶情改朋黨交搆熒惑聖朝樹置腹心遍於

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墻國賦散於權門王税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既行遷轉失序先朝屏黜贓犯之類咸擢在省闥府署之間至令忠臣殞涕正士吞聲遐邇痛之謂之不可將恐奸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邦家傾太宗之王業伏以櫛風沐雨經營四方列聖兢兢竽將二百將欲傳於萬代永保無疆豈可一朝委任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三人小藝之臣付以軍國重務恣其黷亂坐收傾危日夜憂危不勝憤激

捐軀報國今則其時特望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天下事務出自殿下之心則四方獲安忠臣得以戮力臯受恩兩朝寄任崇重惟知竭節以效懇誠伏惟殿下掃除之臯自以大臣得議國家事且怨叔文不與三川特虜斗絶一方度叔文不能揺動又秉其與常執誼間隙故極言中外人情尋裴均嚴綬表牋繼至悉與臯同詞忠正之徒皆倚賴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裴度為河東節度使會幽州朱克融鎮州王廷湊作亂

詔度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内官求為宰相與知樞密魏宏簡為刎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已上度方用兵山東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為稹輩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寵熒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啟雄圖方於頑

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
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為行
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姦臣必
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
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
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怨有口者無不咨
嗟直以威權方重奬用方深無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
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𠀋者猶畏隱忍

不顧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壊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令屬兌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姦佞亦無仇嫌

只是昨者臣請秉傳詣闕面陳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
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
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遂便討賊姦臣之黨尤加阻礙
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澼
塞復共一二檢校同詞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
遣荆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
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
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熟㑹典章亦有飽諳師旅

足以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栁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宜坐觀凶邪有曀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倘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

明照臣肝血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宏簡為弓箭庫使罷元稹內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閤詣延英門者日有二三帝知其諫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太原繇京師赴雒及元稹為相請帝罷兵洗雪

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葢欲罷度兵柄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叙克融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帝為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為姦邪排擯雖度勲德恐不足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之切揚於殿庭在位者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流涕者

梁韓建唐末為鎮國軍節度使昭宗乾寧中通王滋請

故宰臣孔緯宅為營建奏曰孔緯以直道為宰相令其身歿未久朝廷撫凌統之孤恭蕭何之墓奈何奪其故居使其妻子奉几筵無所非君臣始終之道也帝從之後唐蓋寓初為武皇右都押牙領容管經略使武皇平王行瑜旋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覲且云天顔咫尺安得不行覲禮武皇意未決寓白曰車駕自石門還京寢未安席比為行瑜驚駭乘輿今京師未寧奸宄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君臣始終不

在朝覲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
蓋寓尚阻吾入覲況天下人哉即日班師
符存審為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横海軍節度使莊
宗勇於征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
入必叩馬泣諫曰王將復唐宗宜為天下自愛搴旗挑
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於臣古人不以賊遺君
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即時回駕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退讓

書曰謙受益傳曰上讓下競蓋先王之重知退而貴崇讓也其德之盛歟乃有掌握兵要典司戎重膺元帥之寄受注意之任寵名斯集爵賞既渥而能達倚伏之理節過亢之分深畏盛滿推避榮數稱引俊傑罄盡忠亮

乃至求解祿秩願就休致懇辭政柄思去權位靡矜勲績不受封邑精意懇到孤風聳激老子曰知止不殆易曰卑而不可踰皆是之謂也故歴代之為將者能以功名始終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何莫繇斯道也已

漢張安世宣帝初為車騎將軍光祿勲時大將軍霍光薨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安世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帝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

先事不言情不達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 誠自諒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財與裁同 帝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 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初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安世兄掖庭令賀侍養拊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家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言養以為子 彭祖又小與帝同席研書指欲封

之先賜爵關内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稍減至三十帝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不敢復言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詔都内别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薄猶𡢃也君意𡢃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强餐食近

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
後漢馬武初為更始振武將軍後降光武復使將其部
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
李通為前將軍以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
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覇等曰王莽篡漢傾
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
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
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

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

丁綝字幼春潁川定陵人光武因略地潁陽以為偏將軍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

朱祐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中封鬲侯邑七千三百户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不許

竇憲和帝時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三萬户憲固辭封賜策許焉

馮緄桓帝時為車騎將軍擊武陵蠻夷荆州平定詔賜錢十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

吳張昭大帝時為綏遠將軍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

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戸

是儀為裨將軍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

嚴畯為騎都尉横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畯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殃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大帝乃聽焉嘉其能以實讓

晉賈充為車騎將軍時吳將孫秀降拜為驃騎大將軍武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

魯芝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武帝於是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

羊祜泰始初爲都督荆州諸軍事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内外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

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苟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令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中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令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

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令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

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祜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縉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幷之志仗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

杜預為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預既平吳後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

劉弘惠帝時為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以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辭許之

王導懷帝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元帝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别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迹乎今者臨邛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輙有鼓

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𨗴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彞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𨗴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𨗴德重勲髙孤所深倚誠宜表章殊禮而更約己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𨗴後又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

書監録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遵以王敦統六州固辭

中外都督

劉琨愍帝時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帝遣大鴻臚

趙廕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

表讓司空受都督尅期與猗盧討劉聰

王敦元帝建武初為征南大將軍中興建拜侍中大將

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殺敦自貶

免侍中辭牧不拜尋加荆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

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迹成康賈誼嘆息以為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効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為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繇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

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寇賊
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
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
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奸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摘朝廷
讒訣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
之望臣門户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
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
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

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懐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輙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為刺史

紀瞻為領軍王敦之逆元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賊平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遂廵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令聽所執其以為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

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

陶侃鎭武昌元帝以侃破新野平襄陽功拜大將軍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讃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敢與朝廷作異臣嘗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勦則又何以加成帝咸和七年侃疾篤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

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愾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之事剋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㴶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

以遺毋丘奥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
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
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
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司徒道鑒識經
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内外惟允平西將軍亮
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咨敷融
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羡奉送所假
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棨戟

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於樊谿時年七十有六

郗鑒為司空鎮京口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嘆抱恨黄泉臣今虚乏救命朝夕輙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宏濟大猷任賢使能

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
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懐
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
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
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
兄息晉陵内史邁謙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
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
祁奚之舉疏奏元帝以蔡謨為鑒軍司

應詹為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時以王敦作逆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啟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客暫厠被練列勤司勲乞迴謬恩聽其所守元帝不許

庾亮為左衛將軍時王敦舉兵亮與諸將拒錢鳳及沈

充之走吳興也元帝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
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固讓不
受後亮鎮蕪湖時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
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劉仕等
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討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
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情獨為君子亮曰
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
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

疏數十上至是許之

温嶠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先是王導與嶠皆受元帝顧命及平蘇峻後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

毛穆之穆帝時為右將軍宣城内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為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郗愔簡文初為輔國將軍會稽内史時大司馬桓温以

愔與徐兖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温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子超計以己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温并領己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内史及簡文踐祚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奬殷勤固辭不起

謝玄孝武時為都督徐兖青司兾幽并七州軍事移鎮

東陽城主即路於道疾篤上䟽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輙請為軍鋒淼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繇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熈以成天工而雰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兾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

此誠已形於文旨達於聖聽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
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
靖數月之間相繼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兼纒
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
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
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
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
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為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

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執
循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重宥使抱罪之臣
復得更鳴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
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將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
體臣疾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無苦
自療與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
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長短加以
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宏宣況今内外天隔永不復接寧

可臥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為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絶之氣特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異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覿墳栢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又不差又上䟽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唯臣一已

子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為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

桓豁為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州軍事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

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雖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宏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宗極故宜明揚側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冲天之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政道退不能宣力所涖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冐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草望臣知所免竟

不許

宋劉敬宣初自晉安帝元興中為輔國將軍既破桓歆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雖恥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遺遂復僶俛即日所忝已為優渥且盤龍劉毅小字無忌何無忌也猶未遇遷寵賢如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

王弘太祖即位初以佐命功遷衛將軍初少帝景平二

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弘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啟其心豫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功勤碌之四海進闢君子勞心之謀退徹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為

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為輕唯麔盛猷虧
玷為大徽躬所惜一朝亦盡非惟仰塵國紀實亦俯畏
友朋憂心彌疹胡顔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況在
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
持節侍中改監為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
沈慶之孝武初以討魯爽功進號鎮北大將軍後遷開
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户邑如故慶之以年滿
七十固請辭事帝嘉其意許之以為侍中左光禄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帝不許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爲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涕泣帝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人慶之於是又申前命復固辭

南齊劉善明齊臺初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

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懐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

劉懐珍宋明帝太始初為寧朔將軍遣王敬則破殷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横塘等處懐珍乗勝逐北頓壽春長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騎校尉將軍如故懐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後仕齊太祖為左衛將軍散騎常侍魏軍寇淮肥以本官加平西將軍屯灤湖為壽春勢援軍退懐珍既老以禁旅辛勤求為閒官轉光禄大夫

常侍如故

周盤龍為持節都督兗州沿淮諸軍事以擊虜無功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

王奐太祖建元初為征虜將軍南郡内史領南蠻校尉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循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昔游西土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瘓毀難復雖復

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為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

梁恭道恭為右衛將軍時高祖舉義師於雍州道恭以破虜休烈之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為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

王國珍為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

師復賜金帛國珍又固讓高祖勑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縠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尋詔徵為護軍將軍

夏侯詳初仕齊為中領軍從高祖舉義師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齊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荆州刺史詳又固讓於憺

韋叡以天監十四年出為平北將軍寧蠻校尉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

劉之亨大通六年出師南鄭之亨摠督衆軍杖節西上而致尅復後封臨江子固辭不拜初之亨之立功也軍士有功皆録唯之亨為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絶域而為文吏所詆宦者張增允曰外間論者切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